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蔣瞻帖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

宋司馬光撰

唐紀四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壬午赦改元

新紀長安五年正月壬午大赦甲子太子

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皆曰元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

后年號中宗因之新紀誤也

張柬之等謀誅張易之遣李多祚李湛王同皎迎太子

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弃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殿下奈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過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劉子玄中宗實錄唐厯統紀皆以此為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厯等參取舊傳

賞張東之等有差

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

為左羽林將軍敬則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

郎而則天實錄誅易之時有
庫部員外郎朱敬則恐誤

二月辛亥帝詣上陽宮

實錄唐歷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

薛季昶勸張柬之誅武三思

御史臺記曰張柬之勒兵于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

彥範既以事竟不欲廣誅戮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
狄梁公傳曰昶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三思
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杭上之物豈有逃
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歷狄梁公傳
皆以為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
柬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
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杭上肉
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
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
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東之等受制於三思

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

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

五月封敬暉等為王

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

櫛類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疎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甲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玄暉為首封王及謫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時唯此二人為相神

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司刑少卿為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庚戌東之為夏官尚書玄暉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
為納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東之為中書令敬暉
為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東
之首謀故以東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
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
時玄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玄暉如舊疑
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玄暉為首彥範與暉同
為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
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

八月壬戌追立趙后

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錄

二年閏正月以敬暉等為刺史

實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暉及暉等出

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歷有此三人蓋玄暉先
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時乃刺朗毫郢

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厯
統紀以為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三月王同皎為宋之遜等所告坐斬

御史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

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
事連椒宮內敕宰相問對諸宰佯假寐無所聞獨嶠與
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三
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恮於
路白之雍恮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
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
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
敕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但僂俛佯不聞仲之延慶言
諸將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
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
送繫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
思反狀紹之命槌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

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你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遜詔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充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慨之士也慙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廉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曰以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悛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厯統紀亦與實錄畧同而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問偽應之祖雍之遜亦預其謀既而背之李悛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遷隴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按三思得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自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忿

疾三思或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教曇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因廢皇后謀反耳今從僉載

四月韋月將流嶺南

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統紀

月將死附於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歷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月也今約其事附於此月

六月貶敬暉等為司馬

唐歷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東

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暉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東之等而東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周仁軌討甯承基斬之

朝野僉載曰韋氏遭則天廢廬陵之後后父韋玄貞與妻女等

並流嶺南被首領甯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甯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之用為并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黨與誅今從實錄

參取諸書

七月長流敬暉於瓊州

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

紀新傳

十二月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

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皇太子而立已為皇

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

復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為天子況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景龍元年二月丙戌復武氏崇恩廟

舊本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

往乾陵祈雨于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厯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

七月辛丑太子重俊舉兵叩閤索上官婕妤

舊紀作庚子今從實

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

八月相王被譖吳兢上疏

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兢疏云陛下登極于今四稔

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兢疏耳

丙戌魏元忠致仕

實錄元年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

九月韋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

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為行吏部尚書按二年

瓌請察正員官殿員者擇員外官代之三年而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皆為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

二年七月安樂公主作定昆池延袤數里

新傳云四十里直抵南

山蓋并土田言之今從舊傳

十一月突騎施將闕啜忠節

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啜忠節突厥傳止謂闕啜

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
名也突厥有五噉其一日胡祿居闕噉或者忠節官為
闕噉歟今從突厥傳

娑葛擒忠節殺馮嘉賓呂守素

御史臺記云嘉賓為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甘

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
石請紹封為可汗楚客憾之既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
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蕃落害嘉賓
于驛中獲函中敕云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
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敕具以聞今從舊傳

已卯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庚辰赦

實錄新舊紀皆云己卯大赦今從景龍文

館記成禮之明日

復以郭元振代周以悌

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

寧逗遛不敢歸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遛今從新傳

三年二月上觀宮女拔河

唐紀云觀宮女大補今從實錄

崔琬彈宗楚客

景龍文館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郢國公宗楚

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冀垂天鑒上領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續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即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讐娑葛頻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杆玉闕若許娑葛除之恐非威彊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

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鎮守使
中郎周以悌率鎮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所侵忠節及
丁闕部衆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悌左屯衛將軍仍
以元振四鎮經畧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
令以悌及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役諸部計會同
擊娑葛右臺御史大夫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
葛聞前議大怒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
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
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尤
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
錄

三月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三品

新表云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

十一月吐蕃遣尚贊吐來逆金城公主

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尚贊吐等

來逆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咄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十二月壬辰唐休璟同三品

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

睿宗景龍元年四月乙未中宗幸隆慶池

景龍文館記以為其月十

二日按長歷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

六月韋后徵兵五萬使韋濯等分領之

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二千人

屯皇城左右衛令韋捷韋濯押當又令韋錡押羽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兵五萬人韋濯作韋

濯今從之

宗楚客武延秀等勸韋后遵武后故事革唐命

舊傳安樂府倉

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識云黑衣神孫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悅將作少匠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皇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楚客逃至通化門斬之并斬其弟晉卿

太上皇實錄云斬楚客于春明

門外今從僉載太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

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劉子玄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

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錄

七月譙王重福改元為中元克復

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年今

從新傳

八月庚寅重福死

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癸巳重福反今從太上皇實錄

十月節度使之名自薛訥始

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

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

始於延嗣也今
從太上皇寶錄

二年二月崔涖薛昭素請復斜封官

朝野僉載云宋璟畢構出後見鬼人

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五月薛謙光慕容珣奏彈僧慧範

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西明寺僧

慧範以其通宮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九月庚辰竇懷貞為侍中

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皇實錄

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已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

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僕射前為皇后國奢今為公主邑丞非真知邑司也今從舊紀

十月太平公主引崔湜為相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勝

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

玄宗先天元年正月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

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

二月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

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

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已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
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
兵又豈得謂之
親征今不取

蕭至忠自蒲州入為刑部尚書

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
自晉州刺史入為尚書

今從太上

皇睿宗錄

六月庚申孫佺與李大酺戰全軍覆沒

上皇錄云甲子
今從睿宗錄

太上皇兼省軍國大事

太上皇錄全以為上皇之意睿
宗錄云太子既為太平公主所

構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
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授朝于太極殿今兩取
之

八月王琚為中書侍郎

鄭紫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

狡兇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林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霽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

劉幽求請誅太平公主

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

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怨而害之也今不取

九月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王

睿宗實錄作甲申太上皇錄作甲午今從玄宗

錄實

十月沙陀金山入貢

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貞觀中為

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為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為沙陀府都督歐陽脩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常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

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今從之

開元元年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玄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

月丁卯也而唐歷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玄宗實錄

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

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

太平公主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唐歷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

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是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為宰相或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歷不數象先耳

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四日作亂

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上與今上

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

之今從
玄宗錄

甲子誅常元楷蕭至忠岑義等

玄宗實錄作乙丑按僉載七月三日誅常元楷

今從睿宗上皇實錄唐歷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即斬於闕下還至承天門執岑義蕭至忠斬於朝堂

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誤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載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率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大喜令擇其可信者取之

乙丑上皇誥

舊本紀云七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日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

乙丑始聽政唐歷亦云乙丑下誥唯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書

太平公主賜死

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終身

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

十月姚元之同三品

世傳外平源以為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

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逢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為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劾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思卜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愜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才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識書唯以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

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相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闕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

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
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
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
觀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者哉又曰先朝彘狎大臣或
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
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
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
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
閹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書之史
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真
可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
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證之地天下幸甚天下
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
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
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
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坐果如所言則元

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託競名難以盡信今不取元之序進郎吏

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為何官若郎中員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

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必故仍用舊聞

十一月命王琚按行北邊諸軍

朝野僉載曰琚以諂諛險詖自進未周年為中

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誠之曰汝徒以諂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嘗恐汝家墳壠無人守之琚慙懼表請侍母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行天兵以北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兵軍於并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張說左遷相州刺史

松憲雜錄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甚

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前因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小御史中丞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斬斬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厯指狀所寶者書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以雞林

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日吾寧濟矣因請說手筆數
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
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
宮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
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
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
亦不再見於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
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二年二月突厥可汗妹夫火拔頡利發舊郭虔瓘傳云
默啜婿今從舊

突厥傳及唐歷舊虔瓘傳作移江可
汗突厥傳作移涅可汗今從唐紀

閏月劉幽求貶睦州鍾紹京貶澤州幽求傳曰姚崇素
嫉忌之乃奏言幽

求鬱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紹京傳曰姚
崇素惡紹京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

史今從
實錄

三月阿史那獻擒斬都檐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實錄此月云獻

擒賊帥都檐六月梟都檐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實錄此月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內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餘帳新傳云三萬帳蓋兵家好虛聲今從其少者

趙彥昭貶袁州別駕

彥昭傳曰姚崇素惡彥昭之為人今從玄宗實錄

五月魏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

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譏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今據實錄知古自黃門監罷政事其所

以罷從柳氏舊聞

六月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

實錄舊傳作幽州今從唐歷舊紀

七月薛訥將兵六萬

舊傳云兵二萬僉載云八萬人皆沒今從唐紀

乙卯以岐王等為刺史

實錄云八月乙卯據長歷八月丙辰朔實錄自此以下脫少今

取唐歷舊本紀補之

十月吐蕃請和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唐歷四年十月丁丑吐蕃以去年之

敗遣其大臣宋俄因予款塞請和自恃兵彊求敵國之禮天子忿之按自此至四年非去年也既云以敗請和

又何得云自恃兵彊既云天子忿之又當年八月已許其和今從舊傳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郾王

實錄於此作鄆王於後作郾王今從舊傳

默啜虜突騎施可汗守忠

舊傳以為景龍三年事按實錄娑葛既為十四姓可汗自

後無娑葛名但屢云突騎施守忠入朝或者守忠即娑葛賜名邪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元二年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于北庭為鎮將妻馮之言曰突騎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八年後自滅然則娑葛於時尚在也竟不知死於何年故附此

三年正月突厥十姓降者萬餘帳

實錄二年九月壬子葛邏祿車鼻施失鉢

羅俟斤等十二人詣涼州內屬乙卯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十一人來降十月庚辰胡祿屋二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大首領裴邏達千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咄陸啜右廂五弩失畢俟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三月突厥支副忌等來朝詔曰胡祿屋大首領之訶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衆

歸國五月詔葛邏祿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護湯嘉惠與葛邏祿胡屋等相應安西節護呂休璟與鼠尼施相應又云及新來十姓大首領計會犄角唐厯九月云胡祿屋闕啜十月云胡祿屋二萬帳新傳前云胡祿屋後云胡祿按十姓有胡祿居闕啜鼠尼施處半啜諸書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祿胡屋鼠尼施為三姓必矣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十餘帳參差難據今從舊傳

五月姚崇奏遣御史捕蝗

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

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間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孽生所由官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看食田苗

不恤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然則三年有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

今從本紀

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煩擾

開元宰相臣奏云李伯等不知伯何人也今去其名

四年五月試縣令以理人策盧從愿李朝隱左遷

韋濟傳云

問安人策一道今從唐歷盧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歷試在四月從愿李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貶今從唐歷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亦從唐歷

六月癸亥上皇崩

睿宗玄宗實錄皆作甲子按下云已
已睿宗一七齋度萬安公主為女道

士今從舊

本紀唐歷

默啜破拔曳固於獨樂水頡質略斬之歸其首於大武

軍子將郝靈荃

唐歷作勃曳固今從實錄唐歷又云靈
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沒啜于毒樂河

今從舊傳舊傳云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廣歷又新舊紀
皆云六月癸酉斬默啜唐歷亦在六月玄宗實錄七月
戊寅詔書與降附突厥云乘其衰弱早就翦
除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蓋未奏到耳

十一月盧懷慎薨

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懷慎為黃門監
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相

與訪焉懷慎常器重二人持二人手謂曰公出入為藩
輔主上求治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必有人

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按懷慎初為吏部時璟貶睦州
及卒璟猶未歸從愿未嘗入相又四年未為享國歲久
取今不

杖趙誨流嶺南

朝野僉載紫微舍人倪若水賊至八百
賈因詣王內宴姚元崇諷之曰倪舍人

正貞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為上言之諸王入眾共救
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餉一方子或貞六七
百錢元崇宣敕處死後有降崇乃勅曰別敕處死者決
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死夜遣給使縊殺之勅
蓋批字也
今從舊傳

五年正月辛東都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

實錄

此年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宋璟傳云上次永
寧之嶠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

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二傳相違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雜錄曰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填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弟往覘之力士回奏曰姚崇方鎮締綵乘小駟按轡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銷煩滯乃歎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都未炎暑也今取不

十月蘇獻頰之從祖兄

唐歷曰獻頰之再從叔今從舊志新表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

長歷十一月丁酉朔丙申十月晦也與實

錄差一日舊紀唐歷皆云十一月已亥契丹李失活來朝今從實錄

十二月桑泉尉韋述

舊傳為櫟陽尉今從韋述集賢注記

六年二月以拔曳固等五都督為討擊使皆受天兵軍

節度

實錄壬辰制大舉擊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骨篤祿毗伽契

丹都督

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及默啜之子右賢王默

突勒

逾輸等夷夏之師凡三十萬並取朔方道行軍大

總管王晁節度而於後俱不見出師勝敗按此年正月

突厥請和帝有答詔而二月伐之恐無此事舊紀及王

晁突厥傳皆無此月出兵事新突厥傳云默棘連遣使

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以王晁統之期

以八年並集稽落水上行兵貴密不應前

二年半先下詔蓋取實錄附會舊傳耳

三月徵處士盧鴻

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

七年三月大祚榮卒

實錄六月丁卯祚榮卒遣左監門率吳思謙攝鴻臚卿充使弔祭按

此月丙辰已云祚榮卒蓋

六月方遣思謙弔祭耳

八年正月丙辰祚無量卒

舊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主申右散騎常侍祚

無量卒按長歷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歷亦云壬申無量卒今從實錄

辛巳宋璟蘇頲罷

唐歷云二十八日辛卯舊紀云已卯按是月無辛卯今從實錄

六月漚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

實錄云漂居人四百餘家舊紀云漂沒九百餘

戶溺死八百餘人掌閑溺死者千一百餘人今從舊紀人數

十一月突厥寇甘涼等州

唐歷突厥寇涼州在九月舊突厥傳云八年冬御史大夫

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
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
稽落河上按王峻此月為
幽州都督今從實錄舊紀

九年四月康待賓反陷六胡州

實錄四月庚寅康待賓
反命王峻討平之斬于

都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云士寅叛胡康待
賓偽稱葉護安慕容以叛七月巳酉王峻擒康待賓至
京師腰斬之前後重複
交錯相違今從舊紀

九月張說同三品

朝野僉載曰說為并州刺史諂事王
毛仲毛仲巡邊說於天兵軍大設酒

殺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謝訖便抱毛仲起舞鳴其靴鼻今不取

十一月元行沖上羣書四錄

集賢注記在九年春
今從唐歷統紀舊紀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三

宋司馬光撰

唐紀五

開元十年八月杖裴景仙流嶺南

實錄初云上令集衆殺之李朝隱執奏又

下制云集衆決殺朝隱又奏乃流嶺南蓋本欲斬之也

楊思勗討梅叔焉

舊紀云八月丙戌按八月庚子朔無丙戌思勗傳云首領梅玄成自稱黑

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今從本紀

十一年五月陸堅欲奏罷麗正供給

舊傳作徐堅今從集賢筆記

十一月戊寅祀南郊

實錄癸酉日長至戊寅祀南郊唐歷戊寅冬至祀南郊按長歷去年

閏五月來年閏十二月唐歷近是

十二月王暎坐黨引疎族貶蘄州刺史

舊傳云上親郊祀追暎赴京以

會大禮暎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救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暎潛謀構逆救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鞠其狀暎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罪之今從實錄

十二年四月壬寅敕宗室旁繼為嗣王者並令歸宗

舊紀

在癸卯今從實錄

岳臺畧長一尺五寸微彊

新志云浚儀岳臺畧尺五寸三分今從僧一行大衍歷議

及舊

志

十一月上御馬登泰山

實錄唐歷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山開天傳信記云上將封泰

山益州進白騾上親乘之不知登降之倦纔下山無疾而殞謚曰白騾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白騾近惟今

從舊志

張萬歲掌國馬

統紀云萬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為齒為張氏諱也按

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抑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為齒有自來矣

十四年正月以東華公主妻李邵固

東華出降實錄在三月壬子於此終

言

二月己酉遣楊思勗討梅大海等

舊紀作庚戌朔今從實錄

四月上欲以武惠妃為后或上言諫

唐會要云侍御史潘好禮聞上欲以

惠妃為皇后進疏諫曰臣嘗聞禮記曰父母之讐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讐不予也昔齊襄公復九代之讐丁蘭報木母之怨陛下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亂常遞窺神器豺狼同穴梟獍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為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系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間盛言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諂附惠妃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

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悔之於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良為是也昔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祿尚能輔翊太子況臣愚昧職忝憲府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為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恐錯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入未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今去其名也

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

令狐恒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生時玄宗幸汝州之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玄宗即日還宮是夜代宗降誕按玄宗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溫湯已已乃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紀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

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十八年薨按代宗此年生而云二十三年以吳后賜忠王十八年薨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次柳氏舊聞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鬢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器塵埃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五年李林甫始構韋堅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

十五年正月王君奭勒兵躡吐蕃

吐蕃傳云君奭畏其鋒不敢出今從君奭

傳

君龔破吐蕃後軍

君龔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

燒市里而去君龔襲其後賊之於青海之西據寶錄及吐蕃傳入寇在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誤也

九月回紇殺王君龔

舊傳云回紇既殺君龔上命郭知運討逐按知運九年已卒君龔代

鎮涼州舊傳誤也

十六年廣州獠馮璘等反命楊思勗發桂州及嶺北近

道兵討之

本紀作馮仁智今從思勗傳

七月張忠亮大破吐蕃

實錄唐歷蕭嵩傳作張志亮今從舊本紀吐蕃傳

十月己卯幸溫泉已丑還宮

實錄十二月丁卯又云幸溫泉宮不言其還唐歷丁

卯幸溫泉丁丑還宮按此月己幸溫泉恐重複不取

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

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歷是月己未朔

癸亥五日也顧況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也

九月宇文融貶汝州刺史

舊傳曰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禕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

融坐阿黨李宙貶今從唐歷

十月又貶平樂尉

唐歷云裴光庭等諷有司劾之積其賊鉅萬計舊傳曰裴光庭時兼御史

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賊等事今從實錄統紀人唐歷云十月乙未按長歷十月戊午朔無乙未今從

統紀

十八年正月

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按長曆星月丙戌朔無癸酉實錄此年事與本紀

唐歷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闕亡後人附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錄又云丁巳新迎氣於東郊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歷在二十六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略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重出於此今不取

四月

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曆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舊紀唐歷亦無幸溫

泉事今不取

六月

唐朝年代記云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士私焉光庭有吏材力士為之推轂因以入相時彥鄙

之宋璟王峻酒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謔光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樂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雄其望於是擬璟揚州峻魏州陸象先荊州凡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重實賴舊臣宿德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閏六月以太子少保陸象先兼荊州長史璟峻未嘗除外官今不取

烏承玼破可突于於捺祿山

韓愈烏氏先廟碑云尚書諱承洽開元中管平盧先

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新傳云承玼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

龍據此則承玼承洽一人也今從新書

十月吐蕃遣論名悉獵入貢

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來朝

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歷舊本紀吐蕃傳

十九年正月壬戌王毛仲貶灤州別駕

實錄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

貶灤州按唐歷統紀舊紀毛仲貶皆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

辛未遣崔琳使吐蕃金城公主求書

實錄十八年七月壬申敕遣崔琳充

入吐蕃使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于休烈諫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降書與吐

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京師本紀唐歷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

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使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獵請書于休烈乃諫實錄皆誤在前年七月八月按七月

癸丑朔亦

無丁亥

二十年二月己巳信安王禕等大破奚契丹

唐歷作庚午今從實

錄

二十一年正月遣大門藝討渤海王武藝

新書烏承玼傳云可突工

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人云渤海大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室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於是流民得還土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按韓愈為烏重胤作廟碑叙重胤父承洽云屢破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大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疑新書約此碑作承玼傳按新

舊帝紀及勃海傳皆無武藝入寇至馬都山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追之至馬都山百二十里郭英傑與可突干戰都山然則都山蓋契丹之地也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新書承之致誤然未知新書承珣傳中餘事別據何書

二十二年正月己丑至東都

唐紀二十六日戊子至東都已丑張九齡至自韶州

今從實錄

四月李林甫為黃門侍郎

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

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

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
玄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為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

六月張守珪大破契丹

實錄守珪大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十二年守珪大破之蓋

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

七月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

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今從舊食貨

志

八月耀卿運米省餽車錢三十萬緡

舊志云四十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

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炅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成效則非

作侍中時
解此職也

十二月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

舊守珪傳屈烈

作屈刺契丹傳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

牙官李過折

舊契丹傳作過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

突厥毗伽可汗卒子伊然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

舊傳伊然

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為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校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詮亦作佺

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

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

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
有功唐未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元德秀遣樂工歌于為

明皇雜錄作于為新傳作于為干未詳其義今從雜錄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曆十一月壬子朔今從實錄唐曆

十二月冊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實錄載冊文云玄琰長女按陳鴻長恨歌傳云

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舊楊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璵又云或奏玄琰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真新傳云始為壽王妃云云遂召內禁中即為自出妃意者句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舊史蓋諱之耳

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

舊傳云過折為可突干餘黨泥裏所殺不云朝

廷如何處置泥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都督涅
禮敕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擅難以義責而未有
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
使知無它也蓋泥裏即涅禮也

二十四年二月庚申更皇子名

舊紀唐歷二十三年七月皇子太子諸王皆改

名今從
實錄

四月張九齡請誅安祿山

玄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珪奏祿山統戎失律挫敗軍威

請依軍法斬決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為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常捷於擒生聞其言遂捨之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為互市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兒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

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効九齡執奏請誅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邪竟不誅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弗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常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迹執送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迹

而無失利請斬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為
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事覺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
年冬九齡乃為相云與光庭語誤也孫樵云曲江令守
珪斬之凡為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
蕃立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為節度亦誤也
按祿山若始為互市牙郡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
而不殺孫樵豈得遽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
珪執送京師玄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也
若謂盜羊喪師兩次常死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得免兩
死邪若如玄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
言輒捨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
得見其面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法
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
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賜平盧
將士敕云安祿山之誅綠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
後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玄宗

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
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鬪亦有誅
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
後効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
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
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敕云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云
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
感其所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且
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許之敕未到故執送京
師使上自裁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
噲衛青囚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
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是并劾守珪不斷於閫外乃
更執以諉上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
終欲赦之故九齡不得已草敕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
處之守珪得此敕即捨之以聞如此則
與玄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

史宰干與安祿山先後一日生

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祿山元日生按祿山事迹

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祿山作生日今不取

十月帝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不可李林甫言

九齡不達大體

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按時不聞仙客

在京今從唐歷

十一月李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

明皇雜錄云林甫請

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

羽扇九齡與馬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朕頃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耳

牛仙客同三品遙領朔方節度使

唐歷曰宰相遙領節度自仙客始按蕭嵩

已遙領河西非始此

補闕杜璉

唐歷作杜涎今從新書

二十五年四月周子諒彈牛仙客杖流灤州死

舊紀云子諒以

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云子諒彈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

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子諒子諒詞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

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構異謀

新傳曰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瑶

琚與妃之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譖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

瑛等皆廢為庶人

獨孤及作裴稹行狀云公為起居郎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

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問慷慨獻諫上遂新城之殷鑒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按稹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稹若敢為太子直寬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此事蓋出及之虛美耳

七月徐嶠奏鵲巢大理樹

舊紀作徐岵今從刑法志通典

賜李林甫爵晉公牛仙客幽公

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因減少上歸美宰臣制

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又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纔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

太常博士王璵

舊傳不言璵鄉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六世孫又新舊傳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

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璵相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璵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二十六年三月以吐蕃新城為威戎軍

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

五月高力士言但推長而立

統紀叙力士語云但從大牙注謂肅宗也大牙語不

可曉今
從新傳

六月王昱為劔南節度使

舊傳作王昱今從實錄唐歷

突騎施莫賀達干都摩度

會要作莫賀咄達干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實錄

舊傳

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

唐歷作怛邏斯今從實錄

七月己巳冊太子

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辰行冊禮今從玄宗實錄

九月王昱為吐蕃所敗死者數千人

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没于賊今從實錄

錄

六詔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樣備越澹

新書六詔曰蒙
越析浪穹遼賤施

浪蒙舍今從竇
滂雲南別錄

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

新傳云蒙

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邏生邏盛炎生炎閣武
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娘生盛邏皮喜曰我又子
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
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為嗣
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按邏盛炎之子名盛
邏皮豈得云以名相屬既有炎閣豈得云我又子雖
死唐地足矣今從舊南詔傳閣皆作閣今從新傳
南別錄又舊南詔傳閣皆作閣今從新傳

二十八年三月蓋嘉運請立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從

之舊傳云嘉運欲立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火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火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詣闕獻俘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以斛瑟羅之孫懷道之子昕為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城為莫賀吐達干所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謨斬之更立其酋長為伊地冰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

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纛官首領百餘人內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

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昕即誘部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衆後數

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俱蘭城為莫賀咄所

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夾蒙靈謨誅斬之若

如舊傳所言嘉運便以莫賀達干為可汗統衆則莫賀
不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
塞外也若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之突騎
施可汗莫賀達干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昕
為可汗則實錄二十八年四月不應已謂昕為十姓可
汗也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昕為十姓可汗故莫
賀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為小可汗止統
突騎施之衆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昕為十姓可汗
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賀達干所殺事或
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質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
之
駢書

二十九年六月臧希液破吐蕃

舊傳作臧希液今從唐歷

七月突厥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

舊傳云左殺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唐歷

新傳皆云判閱特勒子為烏蘇
米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

八月安祿山為營州都督平盧軍使

實錄此年八月乙未以幽州節度副

大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勅海黑水軍使舊紀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年王斛斯為平盧軍節度使遂為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大衍字也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為節度會要誤也

天寶元年正月州三百三十一

舊紀云三百六十二年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

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才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州今從唐歷會要統紀

鎮兵四十九萬

此兵數唐歷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健兒團結曠騎等總五十七萬四千七百

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彼并京畿諸州曠騎數之耳

四月發兵嗣阿史那昕至俱蘭城會要作俱南城胡語不明耳

八月王忠嗣盛兵磧口新舊書忠嗣傳皆曰是歲忠嗣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

敗之大虜其衆又曰明年再破怒皆及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
之今關

阿布思葛臘哆等來降實錄舊紀皆云突厥阿布思及默啜可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

與其黨屬來降唐歷云烏蘇米施可汗遁逃其西葉護阿布思及毗伽可汗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

西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十餘帳入朝突厥傳云西殺妻
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
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
思頡利發等並帥其部衆相次來降今參取用之

九月辛亥宴突厥降者

本紀作辛卯按長歷是月癸卯朔無辛卯唐歷云九日辛卯亦

誤也

十二月回紇骨力裴羅入貢

舊傳云天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

奉義王唐歷天寶三載突厥拔悉蜜可汗又為回紇葛邏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紇為主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立為奉義王又加懷仁可汗新突厥傳云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國咄祿毗伽闕可汗按奉義王懷仁可汗是一人而新突厥回紇傳其名不同然新傳自吐迷度以來世系

皆可譜
今從之

二年十月戊寅幸溫泉乙卯還宮

舊紀十月戊寅幸溫泉宮十一月乙卯還

宮與寶錄同十二月戊申又幸溫泉宮丙辰還宮寶錄無按十二月丙寅朔無戊申丙辰唐曆十一月戊申幸溫泉宮丙辰還京又與寶錄本紀不同今皆不取

三載五月夫蒙靈誓斬莫賀達干

會要作馬靈誓今從寶錄

更請立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

會要作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今從寶錄

四載六月蕭炆引吉溫為瀾曹

唐曆云溫聯按大獄倚瀾附邪以出入人命者

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无忌失意眉睫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親也初蕭炆以賊下獄

溫深竟其罪後為萬年縣丞吳拜京兆尹溫見吳於高力士第乃與之相結為膠漆之交引為法曹而薦於林甫溫之進也反以吳力舊傳云吳為河南尹有事京臺差溫推詰堅執不捨及溫選吳已為京兆尹一倡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為危之今參取二書用之

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統紀八月冊女道士楊氏為貴妃本紀甲寅唐歷甲

寅今據實錄壬寅贈太真妃父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後恐冊妃在贈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為貴妃今從之

楊錡尚太華公主實錄舊傳皆以鈗為再從兄國忠為從祖兄然則從祖亦再從兄推恩

之時何以及鈗而不及國忠新傳謂之宗兄唐歷以鈗為玄琰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應稍親今但謂

之從兄舊傳云錡為
侍御史今從實錄

鮮于仲通為劍南采訪支使

唐歷云為節度巡官按願
真卿所作仲通碑見存云

為采訪支
使今從之

九月罷韋堅諸使以楊慎矜代之

舊食貨志三載以楊
釗為水陸運使誤也

今從
實錄

褚誨戰死

新傳作諸葛
誨今從實錄

五載正月韋堅下獄李林甫使楊慎矜王鉷吉溫鞠之

舊林甫傳云林甫潛令慎矜伺堅隙奏上慎矜傳云鉷
推堅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二傳

自相矛盾
今從唐歷

韋堅貶縉雲太守

舊紀貶括蒼太守
今從實錄及舊傳

十二月甲戌杜有鄰柳勣等杖死

舊紀唐歷皆作辛未
今從實錄實錄云勣

與其黨並伏灋詔書則云猶寬極刑裨從杖罪其王會
等各決重杖一百杜有鄰柳勣念以微親特寬殊死決
一碩貶嶺南新興尉吉溫傳則云勣等杖死積
尸於大理寺蓋詔雖與杖其實皆死杖下也

六載十月己酉幸溫泉

舊紀唐歷皆作
戊申今從實錄

十一月李林甫知王鉷與楊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

皇明

雜錄曰慎矜父墓封域之內草木流血慎矜大懼問術
者史敬思敬思曰禳之可以免於慎矜後園大陳灋事

令貫桎梏坐於叢林間以厭之唐厯云敬思本胡人出家還俗涉獵書傳陰陽玄象慎矜與之善每言天下將亂居於臨汝山中亦勸慎矜於臨汝買得山莊良田數十頃嘗於慎矜第夜坐談宴怒婢春草將杖殺之敬思曰七郎何須虛殺却十頭壯牛慎矜曰何謂也敬思曰賣却買牛每年耕田十頃慎矜雅厚敬思曰任公收取明旦至市賣與太真柳氏姊得錢百二十千文買牛以歸柳氏數將春草來往宮中玄宗見其狀兒壯大應對分明數目之謂柳曰幾錢買得此婢以實對遂留之玄宗曾晝寢問春草曰汝本何人何以得至柳家春草曰本楊慎矜婢賣與柳家玄宗曰慎矜豈少錢而賣你春草曰不是要錢本將殺某敬思救得不殺所以賣之玄宗素聞敬思名因詰問春草以實對曰每夜坐中庭或說天文遙指宿曜某亦盡知其言玄宗怒變色良久後王鉷因奏事言引慎矜玄宗勃然曰慎矜與卿有親更不須相往來鉷初內怨慎矜凌已常忍隱不泄至是覺

上意異楊釗先知之以告鉅鉅心喜數悖慢以侵之慎矜尤怒明皇雜錄又曰慎矜之侍婢有美者字明珠敬思數目之慎矜即以遺之兼以囊裝甚厚以車送之敬思乘馬隨之路經貴妃妹八姨樓下方登樓張樂姨素與敬思相識因邀敬思登樓乃曰車中美人請以見遺敬思不敢拒姨明日入宮婢從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曰本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思上曰敬思何人而慎矜輒贈以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曰彼為妖乎遂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恐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溫溫險害亦有憾於慎矜因構成其事今參兩書之

三司按王忠嗣

新傳李林甫屢白太子宜有謀上云云按林甫雖志欲害太子亦未肯自言之

今不取

李林甫屢起大獄太子以仁孝謹靜得免

明皇雜錄云上與李林甫

議立太子意屬忠王林甫從容言於上曰古者建立儲君必推賢德苟非有大勲於社稷則惟元子上默然曰朕長子琮往年因獵苑中所傷而目尤甚林甫曰破而不猶愈於破國乎陛下其圖之上微感其言徐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欲動搖肅宗而託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瑁為請竟以肅宗孝友聰明中外所屬故姦邪之計莫得行焉按是時忠王若未為太子上用林甫之言則琮為太子矣安能及瑁新書李林甫傳云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勲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獬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此則情理似近然新書此事必出於雜錄若太子已立則不當云上與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也今雜錄本於所傷字上脫為獬兩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獬獸名無前足此

非常有之物或者豹字誤為
豹字耳事既可疑今不取

十二月李嗣業破吐蕃

舊嗣業傳云天寶七載
今從實錄及封常清傳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六

九載二月高仙芝破羯師虜其王勃特沒

實錄云載十一月吐火羅

葉護詣使安西兵討羯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冊羯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為王冊曰頃勃特沒於卿不孝於國不忠不言羯師為誰所破按十載正月高仙芝擒羯師王來獻然則羯師為仙芝所破也

十月王玄翼言妙寶真符

舊志王鉷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中遣鉷與張均王倕

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頭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獻之今從實錄

楊釗張易之之甥

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

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蠟珠上樓遂有娠而生國忠其說曖昧無稽今不取

庚辰復易之兄弟官爵

唐歷在七月二十五日今從實錄

十載正月為安祿山起第祿山出入宮掖

祿山事迹正月二十日祿

山生日玄宗及太真賜祿山器皿衣服件目甚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昇之宮中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玄宗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溫舍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諂約楊妃誓為太子母自

十國已下次及諸王皆戲祿兒與之促膝娛宴上時聞後宮三千合處喧笑密偵則祿山果在其內貴戚雜未之前開凡曰釵鐸皆啗厚利或通宵禁掖暱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卧内方此為疎蒯城侯之獲厠刑餘又奚足尚王仁裕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即祿山以金牌示之云准敕戒酒今略取之

二月祿山養曳落河八千餘人

祿山事迹云養為已子按養子必無八千之數

今不取

四月鮮于仲通大敗於瀘南

楊國忠傳南蠻質子閣羅鳳亡歸不獲帝怒欲討之

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按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閣羅鳳襲雲南王

不云嘗為質子亡歸也九年姚州自以張虔陀侵之故
反時鮮于仲通已為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
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

唐歷云令仲通白衣領節度事舊傳無之按既

掩敗叙功豈得復白衣領職

高仙芝將蕃漢三萬衆擊大食

馬宇段秀實別傳云蕃漢六萬衆今從唐歷

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

唐歷云四十七萬事今從實錄

十一載二月庚午命有司易惡錢

舊紀唐歷皆作癸酉今從實錄

六月楊國忠奏劔南破吐蕃

實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劔南節度使楊國忠破

吐蕃于雲南拔故隰州等三城獻俘于朝唐歷國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劍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時國忠已為大夫云中丞誤也隰州從實錄

十二月國忠建議選深者注官

唐歷此敕在七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舊紀

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文部尚書七月未也今從舊紀

丁亥還宮

本紀唐歷皆云己亥還京今從實錄

十二載十月戊寅幸華清宮

舊紀唐歷皆作戊申按長曆是月無戊申今從實錄

然實錄在辛巳後蓋誤

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

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屢言祿山潛圖悖逆五月玄宗

使輔璆琳伺之祿山厚賂璆琳盛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玄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玄宗實錄并祿山事迹遣璆琳送甘子于范陽覘祿山反狀在十四載五月而肅宗實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唐歷

三月貶張均張洎張叔

度唐歷云洎嘗贊相禮儀雍容有

希烈相以卿代之洎曰不敢貴妃在坐告國忠斥之舊傳天寶中玄宗嘗幸洎內宅謂洎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洎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壻矣洎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洎洎深觖望按本紀三月丁酉洎貶官韋見素八月乃知政事而云洎深觖望舊傳誤也明皇雜錄云上幸張洎宅謂洎曰中外大臣才堪宰輔者與我悉數吾當舉而用之洎逡巡不對上曰固無如愛子壻洎降階拜

舞上曰即舉成命既逾月均頗懷怏怏意其為李林甫所排會祿山自范陽入覲祿山潜賂貴妃求帶平章事上不許均因私第備言上前時行幸內第面許相均與明公同制入輔今既中變當必為姦臣所排祿山大懷恚怒明日謁見因流涕請罪上慰勉久之因問其故祿山具以均所陳對上命高力士送歸焉亦以怏怏聞由是上怒按李林甫時已死亦誤也

八月陳希烈罷相韋見素同平章事

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

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賔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曰國

忠同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同徇國忠當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尚卜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十四載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

實錄正月辛巳祿山表請以蕃

將三十人代漢將上遣中使索思藝宣付中書令即日進畫使寫告身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陳事既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國忠等遽走下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頃上又令索思藝宣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為圖之國忠奉詔自出國忠每對未嘗不懇陳其事國忠曰臣有一策司銷其難伏望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等分帥三道上許之草制訖留之未行上潛令輔璆琳送甘子私候其狀還固稱無事其制遂寢先是上

引宰相對見常置白麻於座前及璆琳還上乃謂宰臣曰祿山必無貳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璆琳受祿山賄事泄上因祭龍堂遣備諸供責以不虔乃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祿山意祿山事迹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旨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衆上時所忌嫉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為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諧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俛而退見素却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宋巨玄宗幸蜀記云是歲春二月二十二日辛亥祿山使何千年表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掌兵其日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在省受旨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見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今以蕃酋代漢是亂將作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於是亦惘然久之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所能是非邪見素曰知禍之萌而不能

防亦將焉用彼相矣明日對見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子必繼之國忠曰事脫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曰苟正其言而獲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翌日壬午二相入對見素言祿山潛貯異圖迹已昭彰因叩頭流涕久之國忠但俯僂逡巡更無所補上不悅遂以他事議之既退還省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安出國忠曰祿山未必有反意但時所誹嫉便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為此見社稷危矣遂憫然不言二十四日癸丑上又使思藝宣旨令且依此發遣卿等所議後別籌之自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見素請以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赴闕庭及輔璆琳送甘子祿山給璆琳曰主上老年信任非次國忠之輩苟循榮班今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以吾之心事將無益今欲耀兵彊諫以迹鬻奉此意決矣祿山以物贈璆琳璆琳既受金帛及還奏曰祿山盡忠奉國必無二心特望官家不以東北為慮上然之謂宰臣曰祿山朕自保之卿

勿憂也見素起曰臣忤拂聖旨僭黷大臣罪合萬死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中願陛下審察之自餘與實錄及事迹所述略同按祿山方賂璆琳泯其反迹安肯對之遽出悖語又國忠平日數言祿山欲反此際安得不與見素同心蓋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

四月楊國忠使京兆尹圍安祿山第

肅宗實錄國忠日夜伺求祿山反狀

或矯詔以兵圍其宅或令府縣捕其門客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槌殺之慶宗尚郡主又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懼唐歷是夏京兆尹李峴貶零陵太守先是楊國忠使門客塞昂何盈察祿山陰事命京兆尹圍捕其宅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使侍御史鄭昂之縊殺之祿山怒使嚴莊上表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峴以安之安祿山事迹與唐歷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峴於

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又貶吉溫為澧陽長史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上竟不之悟玄宗幸蜀記與事迹同按李峴傳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國忠歸咎京兆尹貶長沙太守新宗室宰相傳楊國忠使客蹇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今從實錄

七月遣馮神威齋手詔諭祿山

祿山事迹作承威今從玄宗幸蜀記

十月庚寅幸華清宮

舊紀壬辰今從實錄新紀

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

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厲戈矛頗異

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勒兵夜發將出命屬官等謂曰奏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身兵馬

入朝來莫令那人知羣公勿怪
便請隨軍那人意楊國忠也

祿山遣何千年劫楊光

歲

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車千

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陰于河陽橋不見後來所用又千年時方詣太原執楊光翹未暇向河陽也今不取翹門紀亂云是月甲午縛光翹按是月有甲子安得甲午亦不取

甲戌祿山斬光翹

幸蜀

一云十九日甲戌至真定南逢

等劫光翹歸遇於博陵郡殺崔蓋幸蜀記誤以定州為真定耳祿山事迹曰其年九月甲午傳太原尹楊光翹首至按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翹誤也

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

實錄以介然為

汴州刺史舊紀以介然為陳留太守按是時無

刺史郭納見為太守
介然直為節度使耳

十二月庚寅祿山陷陳留斬介然

舊紀辛卯陷陳留郡祿山事迹庚午陷陳

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守
瑜等首至今從實錄

癸巳陷滎陽殺崔無詖

唐歷舊紀作甲
午今從實錄

丁酉陷東京封常清戰敗西走

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
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

七日祿山猶未至滎
陽蓋與賊前鋒戰耳

常清說仙芝守潼關

肅宗寶錄云仙芝領大軍初至陝
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廣其

賊勢以雪已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
言即日夜走保潼關朝廷大駭今從本傳

辛丑制太子監國

唐歷幸蜀記皆云十六日辛丑按長
歷辛丑十七日也實錄又作己丑尤

誤肅宗實錄云詔以上監國仍命揔統六軍親征寇逆
按新書云今親總六軍率衆百萬鋪敦元惡巡撫洛陽
則是上親征使太子留
守也今從玄宗實錄

顏真卿斬段子光賈載穆寧等斬劉道玄傳首平原

舊

寧傳祿山為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
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
光命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
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嘗過平
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倡義舉
郡兵以拒祿山會問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乎
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
支使按寧以道玄自謁李暉暉即族嚴莊家豈有懼賊

怨深而奪寧兵乎真卿既殺段子光帥諸郡以討祿山
寧書中何必尚為隱語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已召寧計
事豈待得此書然後用之況真卿領采
訪使乃在明年常山陷後今皆不取

饒陽太守盧全誠

包諳河洛春秋作盧皓
今從殷仲容顏氏行狀

封常清草遺表附邊令誠上之

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
迹皆曰常清配隸仙芝

軍感憤頗深遂及遺表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已死而
舊傳以為敕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命
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天飲鵠向日封章
即為尸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故云然今從舊傳

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

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載
哥舒翰入京師裴冕為河西

留後在武威是翰雖病在京
師猶領河西隴右兩鎮也

翰將兵八萬號二十萬軍于潼關

肅宗實錄云以翰為皇太子先鋒兵馬使

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升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于潼關十二月十七日大軍發唐厯亦云先鋒兵馬使元帥舊傳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迹云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邪契苾渾蹕林奚圉沙陀蓬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舊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玄宗實錄癸卯斬常清仙芝命翰為兵馬副元帥統兵八萬鎮潼關時榮王為元帥故以翰副之蓋誅仙芝之日即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宗實錄十七日軍發皆太早也玄宗實錄所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隨翰東征者耳并諸蕃部落及仙芝舊兵則及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

薛忠義冠靜邊軍郭子儀敗之

陳翊汾陽王家傳此戰在十二月十二日嫌其

與祿山陷東都
相亂故并置此

丙午顏杲卿殺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河北十七郡皆

歸朝廷

惡宜誅之狀且曰祿山至藁城杲卿上書陳國忠罪

向輒平無思不服昔漢高伏赤帝之運猶納食其之言
魏武應黃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又曰今河北殷實百
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萬家之邦非無豪傑如或結聚豈非後患者乎伏惟
精彼前軍嚴其後殿所過持重且詳觀地圖凡有隘狹
必加防遏慎擇良吏委之腹心自洛已東且為已有廣
輓芻粟繕理甲兵傳檄西都望風自振若唐祚未改王
命尚行君相協謀士庶彝命則盛兵鞏洛東據教倉南
臨白馬之津北守飛狐之塞自當抗衡上國割據一方
若景命已移謳歌所繫即當長驅歧雍飲馬渭河黔首

歸命孰有出鉞下之右者祿山大悅加果卿章服仍舊
常山太守并五軍團練使鎮井陘口留同羅及曳落河
一百人首領各一人其趙邢洺相衛等州並皆替換及
滄瀛深不從祿山張獻誠圍深州月餘不下前趙州司
戶已處遂前原氏尉張通幽藁城縣尉崔安晟恒州長
史袁履謙等同上書說果卿曰明公身荷寵光位居牧
守乃棄萬全之良計履必死之畏途取適於目前忘累
於身後竊為明公不取今若拒祿山之命招十萬之兵
峙乃芻茭積其食粟分守要害大振威聲通井陘之路
與東都合勢如此則洪勲盛烈何可勝言者哉輕進瞽
言萬無一用蒐銷東岱先懷屠裂之憂心拱北辰願立
忠貞之節果卿覽書大悅於是僉議偽以祿山命追井
陘鎮兵就恒州宴設酋長各賜帛三百段馬一匹金銀
器物各一牀美人各一其餘通賜物一萬段設於州南
焦同驛自曉至暮并以歌妓數百人悅其意密於酒中
致毒與飲令盡醉悉無所覺乃盡收其器械一一縛之

明日盡斬棄尸於潯沔河中殷亮顏杲卿傳曰祿山起
 杲卿計無所出乃與長史袁履謙謁于藁城縣祿山以
 杲卿嘗為己判官矯制賜紫金魚袋使自守常山郡以
 其孫誕弟子詢為質俾崇郡刺史蔣欽湊以趙郡甲卒
 七千人守土門約杲卿將見欽湊以私號召之杲卿罷
 歸途中指其衣服而謂履謙曰此害身之物也祿山雖
 以誅君側為名其實反矣我與公世為唐臣忝居藩翰
 寧可從之作逆邪履謙愀然變色感歎良久曰為之奈
 何唯公所命不敢違杲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業以
 殺欽湊俟其緩急相應承業亦使報命杲卿恐漏泄示
 已不事事多委政於履謙終日不相謁唯使男泉明往
 來通其言召前真定令賈深處士權渙郭仲邕就履謙
 以謀之適會杲卿從父弟真卿據平原殺段子光使杲
 卿妹子盧逖并以購祿山所行敕牒潛告杲卿大悅匿
 逖于家逖之未至杲卿先使人以私號召欽湊至杲卿
 辭之曰日暮夜恐有它盜城門閉矣請俟詰朝相見因

遣叅軍馮虔宗室李峻靈壽尉李栖默郡人翟萬德等
即于驛亭俟欽湊夜久醉熟以斧斫殺之悉散土門兵
先是祿山使其腹心偽金吾將軍高邈徵兵于范陽路
出常山杲卿候知之其日邈至于滿城驛杲卿令崔安
后馮虔殺之邈前驅數人先至處殺之遂生擒邈送于
郡遇何千年狎至安石於路絕行人之南者馳至醴泉
驛候千年亦斬其人而擒之如邈日未午二凶偕致肅
宗實錄杲卿初聞祿山起兵于范陽杲卿召長史袁履
謙前真定令賈深內丘丞張通幽謂之曰今祿山一朝
以幽并騎過常山趨洛陽有問鼎之志天子在長安方
欲徵天下兵東向問罪事不及矣如賊軍暴至吾屬為
虜必矣不若因其未萌招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待
海內之救上以安國家下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即
日購士得千餘人命履謙將兵鎮土門命賈深防東路
通幽守郡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人先
鎮土門仍令以兵隸於杲卿又使麾下騎將高邈馳報

祿山令促其行覘者知其謀而白杲卿杲卿召履謙告之履謙曰事將亟矣若不早誅欽湊謀不集也遂詐追欽湊令赴郡計事命履謙署人吏以待之欽湊夜至郡杲卿令憇於驛乃使參軍李循馮虔縣尉李栖默等享欽湊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謁于杲卿杲卿與履謙且喜事之捷又懼賊之來相對泣杲卿收淚勵履謙曰大丈夫名不挂青史安用生為吾與公累世事唐豈偷安於胡羯但使死而不朽亦何恨也有頃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邈自祿山所至已宿上谷郡界又使馮虔縣吏翟萬德并命安石其方略詰朝邈騎數人先至驛虔盡阮之邈繼至虔給之曰太守將音樂迎候邈無疑至廳下馮虔安石等指揮人吏以棒亂擊邈仆生縛之無何南界又報何千年自東京宿趙郡安石萬德先於郡南醴泉驛候之千年至知邈被擒令麾下騎與安石戰敗又生擒千年並送于郡舊傳曰祿山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寇潼關即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為平

原太守遣信告杲卿相與起義兵犄角斷賊歸路以紓
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內
丘丞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蔣欽湊高邈
訥衆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
王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
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傳舍
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翟
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
喜事之濟也是夜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滿城即
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邈之騎從數人至
藁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紿之曰太守備酒
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擒而繫之是日賊將
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翟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
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還郡按祿山初自漁陽擁
數十萬衆南下常山當其所出之塗若杲卿不從命遽
以千餘人拒之則應時壅粉安得復守故郡乎況時祿

山猶以誅楊國忠為名未潛位號杲卿迎於藁城受其
金紫殆不能免矣肅宗實錄所云者蓋欲全忠臣之節
正然杲卿忠直剛烈廉軀徇國捨生取義自古罕儔豈
肯更上書媚悅祿山比之漢高魏武為之畫割據併吞
之策此則粗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諝乃處遂
之子欲言杲卿初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已父上書勸成
之以大其父功耳觀所載杲卿上祿山書處遂等上杲
卿書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諝所撰
也又張通幽兄為逆黨又教王承業奪杲卿之功終以
反覆被誅其行事如此而包諝云初與處遂同上書勸
杲卿為忠義尤難信也舊傳云欽湊高邈同守土門欽
湊遣邈往幽州二將既握兵同鎮土門欽湊豈得擅遣
邈往幽州今從殷亮杲卿傳祿山自遣邈徵兵是也河
洛春秋云留同羅及曳落河百人彼鎮井陘遏山西之
軍重任也豈百人所能守乎殷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
七千人又非履謙一夕所能縛也蓋祿山留精兵百人

以為欽湊腹心爪牙其餘皆團練民兵脅從者耳故履謙得醉之以酒誅欽湊及百人而散其餘耳河洛春秋云酒中置毒按時履謙等與欽湊同飲豈得偏置毒於客酒中乎今不取舊傳及殷傳皆云欽湊姓蔣今從玄宗肅宗實錄唐歷姓李玄宗實錄十二月己亥杲卿殺賊將李欽湊執何千年高邈送京師按己亥十五日也而真卿以壬寅斬段子光壬寅十八日也真卿既殺子光乃報杲卿同舉義兵今從舊傳為二十三日丙午殺欽湊肅宗實錄又云杲卿之斬欽湊等因使徇諸郡曰今上使榮王為元帥哥舒翰為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向討逆按實錄癸卯始命翰為副元帥計丙午常山亦未知今不取河洛春秋云十三郡悉舉義兵歸朝廷殷亮顏氏行狀舊顏真卿傳唐歷皆云十七郡歸順蓋河洛春秋不數平原景城河間饒陽先定者耳顏氏行狀云不款者六郡而已時魏郡亦未下蓋舉其終數耳

祿山將攻潼關聞河北有變而還

玄宗實錄十五年正月壬戌祿山將犯潼

關次于新安聞有備而還按祿山以此月丁酉陷東都至壬戌凡二十六日非乘虛掩襲也豈得至新安然後知其有備乎蓋常山有變則幽薊路絕故懼而歸耳今從肅宗本紀

肅宗至德元載正月祿山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

中書令

幸蜀記云以珣為左相通儒為右相今從實錄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

河洛春秋

云十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下杲卿丙午始殺李欽湊云乙未誤也今從諸書

壬戌城陷

實錄癸亥城陷河洛春秋正月一日城陷舊思明傳正月六日圍常山九日拔之今從玄

宗實錄唐歷
舊紀果卿傳

郭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杜牧張保皋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

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三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二月光弼將步騎萬餘弩手三千出井陘

玄宗實錄已亥光弼以朔

方馬步五千東出土門收常山郡河洛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并太原弩手千人救真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到真定之數耳

令狐潮走賈賁得入雍丘

肅宗實錄曰雍丘令狐潮據城以應祿山百姓有違令者

百餘人將殺之規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仆于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人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賁聞之入其城領衆殺潮冉妻及子以堅人志舊張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關而反接者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衆入雍丘新傳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庭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按潮既欲以城降賊賊來即當出迎豈有更

出關者今從李翰
張中丞傳及新傳

三月壬午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實錄云乙丑光弼收趙郡按壬午三月二

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

李萼乞師於顏真卿

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

賀蘭進明克信都

顏氏行狀云進明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從之使赴行在進明之

全乃公之護也今從舊傳又唐歷三月四日乙酉真卿充河北采訪使時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卿同經略六月真卿破袁知泰於堂邑進明再拔信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知泰拔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乙酉四月二日也今從統紀

五月魯炅衆潰走保南陽

玄宗實錄云炅攜百姓數千人奔順陽川今從舊傳

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河洛春秋以此為光弼云汾陽家傳作子

儀語蓋二人共議耳

壬午戰于嘉山大破史思明

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

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從實錄而

改其月

河北十餘郡降

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堯

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効曲鼓鹿城間渡洿池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擅幽易兼大同紇蠟共萬餘

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萬衆頓軍恒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參軍先臣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唯將勁悍觀其布措實謂無謀皆秦趙乎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勞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軍人有齊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大軍老弱者令居嶮固守遙為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二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三十五為隊每隊置旗兩口鼙鼙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東門出軍一萬人布掌底陣山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

朔方討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即奔山上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陣斬首數萬餘級生擒數千思明落馬步遁至夜拉折槍歸營希德中槍索押衙劉旻斫斷而走生擒得旻至二十六日覆陣二十七

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包

謂專欲歸功其父而它書皆無之今不取

阿浩田乾真小字也

祿山事迹作阿灑今從唐歷統紀舊傳

王思禮說哥舒翰誅楊國忠

玄宗實錄云或勸翰留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

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得罪猶不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計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反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肯慟哭出關乎幸蜀

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郡見賊偽御史中丞無敵好軍
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檄與祿山數其干紀綱常背天
逆理且自若面縛而來求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
如更屈彊王師遲疑未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審思
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
豈可使齎罵祿山之檄詣乾祐乎必無此理今不取

六月翰斬杜乾運引兵出關

幸蜀記云賊將崔乾祐於
陝郡西潛鋒蓄銳卧鼓偃

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
不練軍事既被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公不得已
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
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公曰今軍出關執十全矣
更置乾運於側以為疑軍人心憂疑即不俟見賊吾軍
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揔管叱萬進追軍
誠之曰若不受追即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
如欲叛哥舒切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

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攜首令於軍門衆皆攝氣乃統其軍赴關按翰若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關乎蓋奏乞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吞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灋以斬之耳凌淮邠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陝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以戰今祿山悉銳南馳宛洛賊之餘衆盡委思明我且破之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執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變天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固關無出唐歷會使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衆不滿四千不足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鬪志今兼采之

己丑遇賊庚寅會戰

肅宗實錄乙酉翰與乾祐會戰舊傳四日次靈寶西原八日與賊交

戰新傳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翰軍既遇賊必不留四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己丑遇

賊庚寅戰此近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

崔乾祐以草車焚前驅

幸蜀記曰野中先有官草積數十堆因風焚之今從舊傳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甲午移仗北內

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領千人

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閑廐草積煙焰燎天上將乘馬楊國忠諫以為當謹守宗社不可輕動韋見素力爭以為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國忠暗與賊通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潼潼關鑾輿將出人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謀

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事論此
蓋宋臣欲歸功見素事乃近誣今不取

乙未上出延秋門

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朝此乙未日事宋臣誤也

食時至望賢宮

唐歷至望賢頓御馬病上曰殺此馬拆行宮舍木煮食之衆不忍食幸蜀記至

望賢宮行從者飢上入宮憇於樹下怫然若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鳴咽開諭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餬餅獻上皇天寶亂離記六月十一日大駕幸蜀至望賢宮官吏奔竄殆曠黑聞百姓有稍稍來者上親問之卿家有飯否不擇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競擔擎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孫已下咸以手掬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飽既乏器用又無釭燭從駕者枕藉寢上長幼莫之分別賴月入戶庭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焉按上九日幸蜀溫畬云十一日非也餘則兼采之

上意在入蜀韋諤請且至扶風

幸蜀記曰上意將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國

忠久在劔南又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鎮遏之雄莫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臧一郡當霸五原秦隴河蘭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涼州翦彼鯨鯢事將取易左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方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劔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即除韋諤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今從

唐

父老留太子建寧王倓李輔國勸之

舊官者傳李靖忠啓太子請留張良

娣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留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云大駕至岐州上取褒

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

壬寅上至散關使賴王璲先行

肅宗實錄七月景寅上皇入劍門幸普安郡命

賴王璲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駢劇談錄上至駱谷山登高望遠嗚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取九齡語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不自駱谷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案其詔乃德宗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建中元年七月詔舊傳誤也

以周泌為河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

肅宗實錄即位之日以泌為河

西耀為隴右節度使或者玄宗已命以二鎮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乎唐歷作周必今從玄宗實錄

祿山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肅宗實錄祿山事迹惟載七月丁卯已巳祿山害諸

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月二十

三日孫孝哲

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

山遣殿中丞

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抵牾不足

為據然以日

月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潼關其入長安

必在此月內

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

十日乃西行

時已至扶風按玄宗十六日至扶風縣十

七日至扶風

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能至長安

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為涼非是又云

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羣不逞剽左藏大孟

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按舊

傳通儒為西京留守徧校諸書祿

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四